



紫琅
诗会

春季(组诗)

◎蔡小卫

春分

玄鸟是燕子的另一个姓名
春分到,玄鸟至
返回巢穴,巢穴是父亲的肩头
年复一年
肩上的温热,摇晃着他的牵挂
燕子啊
父亲用铁皮板托起你的家
家里家外的富贵词是他吟诵的
别总打量春分的惊喜
快唱出来吧
让这和了曲儿的吉祥
飞出屋檐,飞向上空
上空,翻转着云团
古老的树林
以苍绿的枝条答谢春意
哦,曾因新生而痛悸
且把须臾的欢乐
停留在别离的前夕
“命里有时终须有”
一种力量在指引
追着闪电,追着光
太阳一半,月亮一半
不让,不争



春分
◎吴有涛

也说“冬日摸鱼”

◎钱广裕

我的老家,是在市郊西北片的圩塘村。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,水净鱼跃,一年四季都有鱼取,网、钓、捕、戳,方法多种,特别是冬季,沟河水冷,不时遇上封冻,特殊天气,便要采取特殊办法。例如,捂“鱼焐子”,车水起沟,用网耥,用澡盆摸,用拖网拉,河面不冻放“老丫(鸬鹚)”等等,特别是用澡盆下河摸,摸鱼人那种不畏寒冷的架势,令人佩服。像我曾经熟悉的邻家陆松伯、小生叔、徐半夜、川哥、三哥,连同我的老岳父都是冬季下河摸鱼的高手。

20世纪60年代前,我们那里还没流行皮衣裳,即用汽车内胎改

制的摸鱼专用服。摸鱼人的专用工具仅是家中的洗澡木盆,盆中铺上稻草,盆口上搁块木板;摸鱼人的着装也很简单,上身套件无袖棉袄,稻草绳一捆,下身着一条夹裤,脚蹬旧胶鞋或草鞋,只要保温就行,大口喝一碗米酒便撑盆于河面。当然,摸鱼人也不会无的放矢,得做好摸前准备。一开始,凭自己经验选择有鱼的沟河,水深草多的才是最佳选择,当然也是结冰不厚的水面。首先,只见他挥篙破冰拍打一阵,把鱼惊吓到躲进河坎的草丛或浮泥之中,然后伏在盆中的木板上,向河坎靠拢,张开双臂在水中用双手揩动,只要碰上鱼

身,便先按住头才能抓住。要是运气好,摸到一个洞穴,便能逮住数条各类鱼种,如鲫鱼、鳊鱼、昂刺、红眼儿鱼、虎头鲨,甚至偌大的黑鱼等等,这才是个“吃鱼不如取鱼乐”的滋味。难怪摸鱼人不管多冷,一次下河总要摸个十斤八斤的,既给自家带来经济补助,又给他人送去享受。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,有的摸鱼人才有了下水的橡皮服,鱼篓一背,乡邻们戏称“摸鱼胡儿”。

如今,随着农林城镇化的迅猛发展,市郊的那片圩塘村已经消失,那种原始的取鱼办法也难得一见,只能把它当作一种“乡愁”留在记忆之中。

快乐的拾海人

◎陈汉忠

“拾海去啰!”“张姐,退潮了!”“刘哥,快点呀!”天还没亮,楼道里就响起了邀约的声音。接着就是一阵蹑蹑沓沓的脚步声伴随着铁铲子撞击的叮当声……在海南文昌高隆湾小区,早晨常能听到这熟悉的声音。

高隆湾是海南岛东海岸北部一个美丽的海湾,东倚清澜半岛,西傍南海渔村,呈月牙形的蓝色海岸线上,一溜排列着大大小小十余个小区,居住着一大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“候鸟”老人。

浩瀚无垠的大海,洁白松软的沙滩,温暖舒适的气候,让“候鸟们”心情大好。于是,大海退潮后的拾海成了他们最快乐的事了。拾海的老人三五成群,或六七人结伴而行。光着脚,卷着裤腿,手持小铲子,背着或拎着塑料篓子,披着晨雾,哼着小曲,兴冲冲地往海边赶。

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,退潮的沙滩上,白沙如茵,喧闹了一夜的海水似乎平静了。几只小青蟹探着脑袋,两颗小眼睛转动着,又一溜烟似的钻进沙洞中。一股海水轻轻涌过,沙洞立刻被填得无影无踪。

海风习习,波涛轻柔,拾海的老哥老姐们在沙滩上一字排开,齐头并进,让我想起了江浙地带拾棉花的阵势。可不一会儿,他们的队形就乱了,徜徉在浅水边的张姐发现了一只海螺,她一把抓在手中,情不

自禁地喊了起来“海螺,海螺”。旁边的一个老妹立即奔了过去,“我看看,好大呀……”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。这时候,叼着烟的刘哥在一块礁石旁捞到一条被撞昏的小鱼,脸上也露出得意之色。落在最后面的刘大妈用铁铲挖着松软的沙子,追捕一只钻进沙洞的青蟹,光洁的沙滩被她搅得乱七八糟……

拾海人欢乐的笑声,给寂寞了一夜的海滩带来了生机。老人们拾海只是打发时间,图个开心而已。他们不在乎收获是否丰盛,也不拘泥于某个区域,今天在清澜半岛,明天则跑到逸龙湾栈桥,后天则跑到好几里外的南海渔村,甚至远征二十多公里外的冯家湾。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,说那儿螺贝多、蟹儿壮,且鲜有拾海人。于是一行九人,动用两辆汽车,凌晨四点开赴冯家湾。一番征战,至午方归。虽说“战果”颇为丰盛。但各种开销加起来,都够在高隆湾著名的海鲜大排档“嘬”一顿了。不过这不要紧,要紧的是大家忙得开心,玩得痛快。

在高隆湾海边,我还时常遇见当地的资深拾海人。大约是个农历月半的早上,因为潮汐的关系,平时宽阔的海滩变窄了,海水也有点浑浊。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位头戴斗笠,身背竹篓的中年女性,她手持一根短竿,在浅水中缓缓前行。海水此起彼伏地淹过她的脚面,又恋恋不舍地退了回去。她时而将手中的



竹竿在浅水中指指点点,不时又扬起竹竿,往后一甩,似乎有贝螺之类被她收入囊中。突然,起伏的浅水中,一只青壳螃蟹钻进一个洞中,只见她一扬手,竹竿尖端插入沙中,蹲下手一抠,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乖乖就擒。原来,她这看似随手一戳,却是堵住了钻入洞中螃蟹的退路。我暗暗佩服她眼光的敏锐和动作的娴熟。闲谈中得知,她是附近的村民,拾海是她们祖祖辈辈的生活习俗。过去是为了弥补生活的贫困。如今闲暇之际,出来拾海,既是生活习惯,又是人生乐趣。当我夸她拾海技巧高超时,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她说她的奶奶曾是村里出了名的拾海高手,最多时,一个上午能背回十多斤海鲜。只是后来这一带被污染了,海水一度飘出异味,鱼虾贝类也越来越少了。好在近年政府实施雨污分流,污水排海得到了遏制。这不,现在的高隆湾海水又蓝了,拾海的人也多了起来。

我举目远眺,远处的东郊椰林椰风浩荡,海水不知什么时候渐渐退了下去,洁净光滑的海滩上游人如织,其中也不乏资深的和业余的老老小小拾海人,交织成了一道最亮丽的风景。

呵,美丽的海湾,欢乐的笑脸,椰风飘香,波涛海韵,无论是久居于此的海南人,还是操着各种口音的“候鸟们”,辽阔的南海,蓝色的疆域,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。

清明

细雨渐渐蒙上村庄
要是阳光和爱念
不能为地平线下的人们
打破夜晚
嘘!请勿恸哭
怎能让灵魂踟蹰不前
清明三候,雨后天虹开始献舞
少女薅下七彩光谱
织成薄衫,远赴山那边
可上帝造爱忘却造回应
她捧着桐花,舍弃薄衫
焚祭自己,爱情是火坛
是刀斧难以消灭的心事
天地间不再有路和方向
将虹放入云彩
与有血肉之物立约
道一声:圆满
身体化成一道彩虹
飞向绝远

谷雨

谷子像雨一样下着
乡亲们填饱肚子,掸去身子的旧痕
这是仓颉要过来的谷子
雨是下给农家的雨
浮萍在雨中丰沛,思量着生根
绿色的披肩,浅黄内搭
是等待少年郎的衣裳
脱去羞涩,听凭谷雨濡湿双眼
曲折蛇行,她要赶上少年
靠一靠他的胸膛
鸡冠鸟学会村里的方言
念着求爱信
在田埂上游荡
他脚力出色,两翅煽动
一起一伏,身后留下波浪
在仓颉的领地,舞动诗行
把春季撑满